



## 浙江律师, 走在西部

本报记者 胡宗昊 俞可薇  
杭州政法融媒体中心 叶雨露

南伞, 位于云南西南, 傣语里意为“送给公主的地方”。这座嵌在中缅边界的小镇, 距离浙江3000公里, 横跨中国东西两端。高路康计算过, 若从家乡浙江宁波出发, 需要辗转飞机、城市轨道、铁路、汽车四种交通工具, 才能在15个小时后, 伴着夜色, 看到那条中缅边境线。

高路康是浙江首批参与“青年律师西部锻炼计划”(以下简称“西部锻炼”)的律师之一, 驻点在云南省镇康县的南伞司法所。去年8月, 司法部会同全国律协启动“西部锻炼”, 拟用3年时间, 从东中部地区选拔执业3年以下的优秀青年律师, 去往西部地区的公共法律服务机构进行实践锻炼。

“西部锻炼”的开展, 给那些怀揣“西部梦”的年轻律师打开了一扇门。此前, 律师

想要前往中西部参与全国性的法律援助类项目, 可通过报名“1+1”中国法律援助志愿者行动这种方式, 但要求中执业年限不低于5年的硬性门槛, 让许多青年律师只能作罢。

最终, 全国近300名律师成为入选“西部锻炼”的首批人员, 其中浙江30人, 平均年龄不到28岁。过去一年里, 他们分别前往云南、陕西两省, 为当地提供法治帮助。

今年7月, 新一轮参与“西部锻炼”的律师们也已蓄势待发。

### “送给公主的地方”

“去做自己想做的事啦! 可能会成为某些人说的‘笨蛋’, 但那也是热血动漫番的。”翻开高路康的朋友圈, 仍能感受到去年8月她对于“西部锻炼”的向往。彼时, 来自全国各地的选派律师集结在宁夏银川, 做奔赴前的准备和动员。

兴奋之余, 高路康面临一种不确定的

未知感。抵达南伞前, 高路康对这里的了解仅来自网络。地图上, 这座边陲小镇与缅甸电信网络诈骗重灾区果敢相邻, 坊间流传“南伞果敢一座桥, 买菜赶集一条街”的说法, 这在一开始也引发了她与家里人的担忧。

这种担忧, 在第一次前往南伞的车上被另一种期待驱散。因为连续的山路, 高路康靠在车窗边睡着了。醒来时, 她看见车窗外绵延的绿色和湛蓝澄澈的天空, 也第一次看到了宁静美丽的南伞镇, “这就是我要服务的地方!”

抵达南伞司法所时, 正值周六, 所里无人。大门口, 用中缅双语写着的标牌是高路康的第一印象, 后来她了解到, 这是因为南伞本地住着不少缅甸人, 工作中常能接触到涉缅事件。虽然对所里住宿环境的简陋已有预期, 但破损的窗户、漏水的房顶还是让她意外。

第二天, 高路康跟着当地人一同逛了

南伞。坐着旅游观光车般的特色公交, 40分钟左右就把当地走遍。高路康发现, 与浙江不同, 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并不多见。

在很多参与“西部锻炼”的律师看来, 语言问题是他们遇到的首个困难。不管是派驻云南还是陕西, 他们往往需要经历几个月甚至半年, 才能完全听懂法律咨询对象的方言。这个过程中, 当地的工作人员是他们的语言导师。如今, 他们都已经基本能够对话, 部分律师还能灵活运用双语开展普法宣传。

报到的当日, 高路康找到了南伞司法所所长。所长平易近人, 扎着利落的马尾辫, 普通话中夹杂着一些方言。沟通中, 高路康能感受到来自对方的一种天然信任, 这种信任让她受宠若惊。后来她了解到, 因为所里通过法考的人寥寥, 在他们眼中, 来自东部的律师就意味着专业性。后来, 工作之余, 高路康成为所里学习小组的组长, 和大家共同提升。(下转4版)



### 法护“荷”合美景

近日, 仙居县人民法院下各法庭法官来到西六村的荷花池边, 就一起相邻关系纠纷开展巡回审判, 并邀请人大代表、村干部及当地村民现场旁听, 发挥“审理一案, 教育一片”的作用。庭审结束后, 法院干警向村民进行了普法。

通讯员 周欣颖

# 37°C

## 高温下挂钩梯是种什么体验?

### 记者亲历消防训练, 直呼不易

本报记者 陈立波 潘旭萍  
实习生 俞晨露 通讯员 金沈煊

本报讯 7月16日, 杭州气温达37°C。上午9时30分, 记者来到杭州市消防救援支队特勤一站, 体验消防员的训练日常。

“只要没有出警任务, 技能和体能训练是每天必修课。”特勤一站指导员金哲彬告诉记者, 每天消防员的训练内容都不一样, 当天上午安排的项目是挂钩梯和绳索攀爬, “挂钩梯在一些老旧小区救援中比较常见, 绳索攀爬主要针对高空、山岳等复杂环境”。

根据训练要求, 记者在消防员的指导下, 穿上了他们的橙色抢险救援服, 衣服不重, 但有些闷, 再扎紧腰带, 记者感觉后背已经微微冒汗。

一旁, 消防员也架起了钩梯, “噌噌噌”就爬上了4楼, 用时仅16秒左右。

穿戴好保护装备, 记者准备开始体验, 可刚取下钩梯, 10.5公斤的重量就让记者意识

到项目不轻松。使劲向上举起钩梯, 挂住2楼窗台后, 记者想快速发力向上爬, 脚下钩梯却向一侧晃动。试了几次后, 记者无奈放弃了快速攀爬想法。此时, 大颗汗珠从记者额头流下。

记者一步步爬到了2楼窗台坐稳, 尝试将钩梯挂到3楼窗台时, 因不敢探出身体, 看不到位置, 挂了好几次才勉强挂上。考虑到攀爬窘态, 记者直接从3楼窗台翻入室内, 放弃了爬上4楼的目标。虽然训练失败, 但记者已经能感觉到手臂上成串的汗水在淌。

再看消防员, 他们仍在反反复复挂钩梯, 个个满脸通红。金哲彬告诉记者, 挂钩梯项目完整步骤是拿着钩梯从32米远处跑来, 快速挂窗台向上爬, 达标成绩为32秒, 站里最好成绩为17秒多, “好成绩来自持之以恒地训练, 日常一次训练, 每人大概要跑二三十次”。

挂钩梯训练刚结束, 绳索攀爬训练紧接着启动。这时, 消防员们的衣服都湿透了, 但



他们的动作没有丝毫放慢。记者打算尝试这个项目, 却因刚完成挂钩梯训练体力透支严重, 只能放弃。

10时许, 阳光明晃晃地铺满了整个训练场, 消防员的训练也结束了。记者用测温枪测了下地面温度, 46.3°C。脱掉训练服, 里面T恤已完全湿透, 犹如水里捞起来一般。

“夏季是火灾险情高发期, 消防员一刻也不能松懈。训练流的每一滴汗水, 都是为了更快完成每一项救援任务。”金哲彬说, 高强度规范训练既能提升消防员综合能力, 也能最大限度保证其自身安全。

